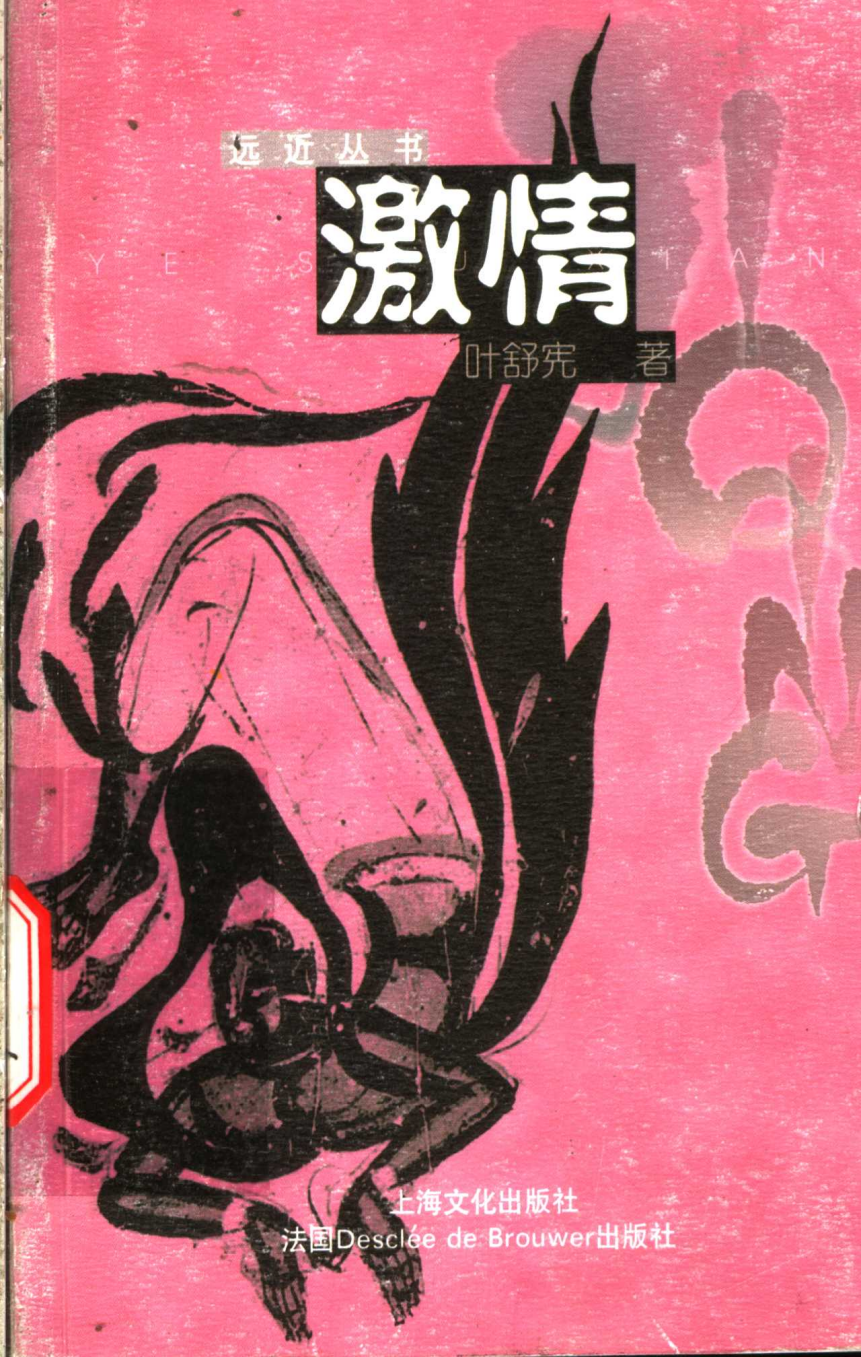


远近丛书

激情

叶舒宪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金丝燕

远 近 丛 书

激情

叶舒宪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叶舒宪, 米歇尔·苏盖 著 刘阳 蔡宏宁 译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 8

(远近丛书)

ISBN 7 - 80646 - 523 - 5

I. 激… II. ①叶… ②米… ③刘… ④蔡… III. 激情 - 研究
IV. 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7367 号

责任编辑: 李国强

封面设计: 陈 平

激情

叶舒宪 米歇尔·苏盖 著 刘阳 蔡宏宁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25 字数 80,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册

ISBN 7 - 80646 - 523 - 5/G·333

定价: 1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35104888 × 7462

“远近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中] 乐黛云 中国北京大学教授

[法] 金丝燕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编 委:

[法] 嘉特琳·甘涅 Catherine Guernier 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文化间项目负责人

[中] 郝铭鉴 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法] 马克·乐布施 Marc Leboucher 法国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社长

[法] 米歇尔·苏盖 Michel Sauquet 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出版项目负责人

[中] 钱林森 中国南京大学教授

[法] 瑶埃·微隆-杜琅 Joëlle Veron-Durand 法国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文学部编辑

[中] 李国强 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编审

中国古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朝夕相处的人尚且各不相同，何况远隔重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也全然不同；中国古代诗人苏轼（1037—1101）早就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封闭的自我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从而得到发展。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序

序

（《国语·郑语》），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因此，孔子一贯强调必须尊重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智慧的人总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特点，使之成为可以互相促进的有益的资源，这就是“和”。

要保持独特之处,就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古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情景”,这种“情景”随个人的心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周围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外在的一切就不能构成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提倡“心外无物”。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指着谷中花树问他:“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相触相生,就产生了独特的生活体验,构成了人的存在。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并期待在这一过程中,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都会从这些体验和差异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中国和法国远隔重洋,但两国的文化都被公认为是历史悠久、富有情趣、各具特色的。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中国和法国作为“远”“近”的两端,进行跨洲际、跨文化的普通人的对话。每一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设计在中国和法国都引发了许多年轻人,一如年长者的兴趣。以后的各辑将会陆续出版。

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是一套供你欣赏,能为你提供美好心情的小书,因此文笔力求亲切活泼,版式也力求精巧玲珑,以便你在车上、船上、临睡时、等待时都可以得到阅读的愉悦。孔

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孔子赞美的超越于功利的纯美的享受，也正是我们所想奉献给你的。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和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个致力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了解的、面向未来的“创举”就不会有实现的可能。

1 爱恨无常的童年记忆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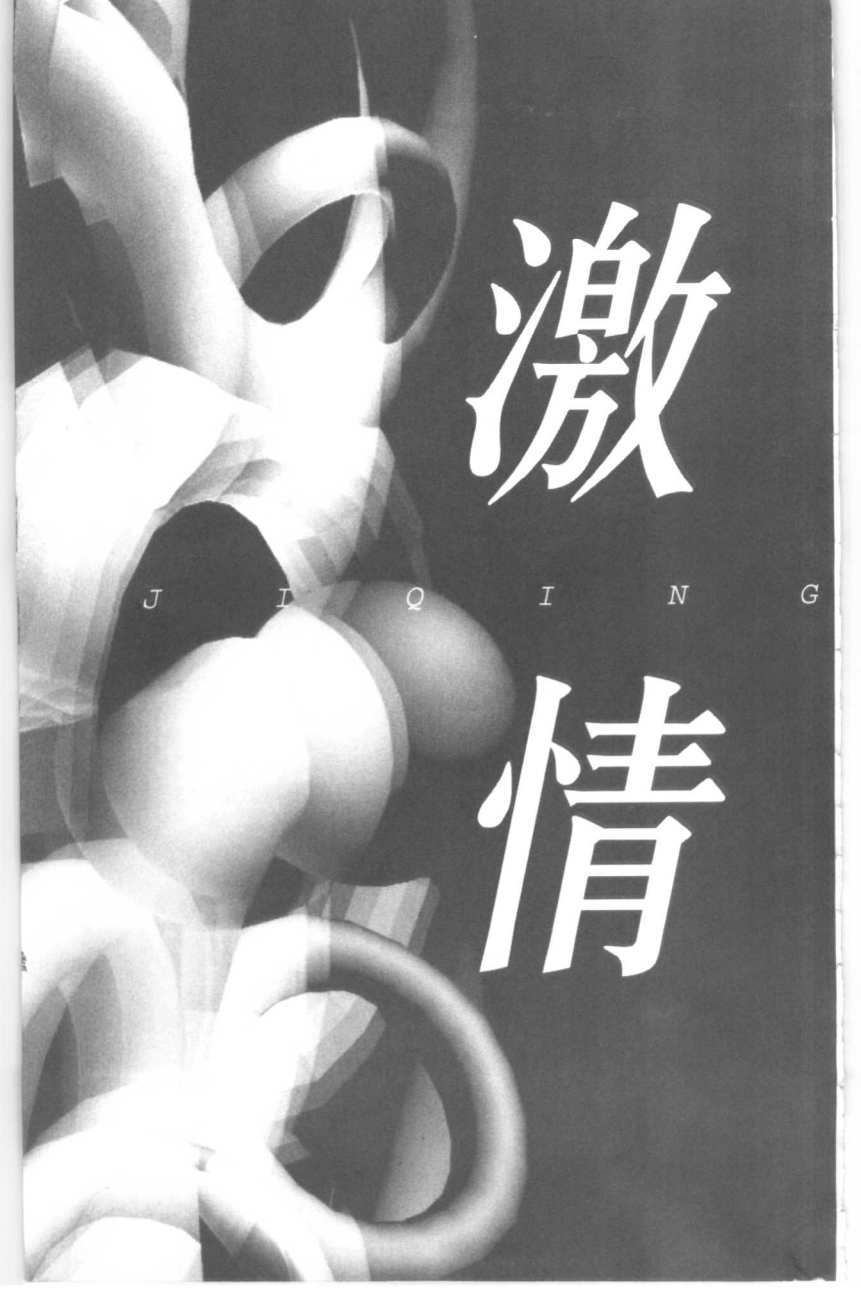
2 现实世界中的“谈爱色变” -17

3 符号世界中的性爱禁忌 -23

4 寻找中国爱神 -31

5 求解中国式的爱与激情 -43

6 蓦然回首的结语 -57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abstract composition of overlapping, semi-transparent geometric shapes in various shades of gray and white. These shapes create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In the lower-left quadrant, a portion of a steering wheel is visible, suggesting a connection to driving or navigation.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modern and graphic.

激

J I Q I N G

情

中国的学问家有一个说法，叫做“说有易，说无难。”意思是告诫治学的人们，不要轻易得出某某事物不存在的结论。在这一古老教训的威慑下，我提笔写本文时，不敢断言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爱与激情，而去关注所谓的情与爱在我们这个文明传统和现实中的表现方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其变化的频率之高，变化的速度之快，可以说远远超出古人的想象。从个人经历着眼，完全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革。如果我迄今为止四十多年的人生划分为两个时期，那么 28 岁以前的时期可以算作基本上与情爱无缘的时期，28 岁以后则是邂逅、体验乃至研究爱的时期。就让我对激情的叙述从欠缺激情的童年开始吧。

JIE ①

爱恨无

常 的 童 年 记 忆

—11—

我说我 28 岁以前是与情无缘的时期，主要不是因为个人方面有什么障碍，而是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拒绝爱情的。中国成语中的“谈虎色变”稍加改动，就可用来概括那个时代的突出特色——“谈爱色变”，或者更精确地讲，“谈性色变”。我生于 1954 年的北京，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年，也是金赛(A.C.Kinsey)在美国发表他的研究报告《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ur in Human Male*)后的第六年。那时，世界大战的阴影正逐渐消失，中国和西方都在悄悄酝酿着一场意识上的革命。在中国，这场革命被命名为“文化大革命”；在西方则是一场“性革命”。尽管两场革命几乎同时，而且都堪称“史无前例”，但是其迷狂的性质和由此诱发出的激情却有着天壤之别。我前两天访问耶鲁大学出版社时，看到一部即将在 20 世纪的最后时刻推出的著作《性爱世纪》(*The Sexual Century*)，作者艾瑟·颇森(Ether S.Person)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她从历史高度将逝去的这个世纪称作“性爱的世纪”，分别论述了性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抗菌素和避孕技术如何给我们人类的性行为 and 性爱观念带来这场空前的革命。而我本人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月里赶写这篇讲述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中的爱之观念的认识的文章时，却不得不从谈爱色变的往日记忆着笔。这既给人带来一些阴差阳错之感，也多少引起一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感伤。

在我儿时习得的词汇中，“爱”这个词不是没有，而是基本上被抽空了性爱的涵义专用于表达某种道德情操。比如《少先队员之歌》中唱到的：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每一位同声高唱这首歌的少年，都不免把这种语境中的“爱”理解为必须学习和具备的高尚品德。尽管“祖国”和“人民”的概念有些抽象，但并不妨碍歌唱者对这种圣洁之爱的认同。“文革”中新出现的一首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也许是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们唱得最多最熟的歌儿：天安门之所以可“爱”，绝不因为它是封建帝王遗留下来的宫殿建筑，而是因为那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登临挥手，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所在。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长大后才知道，用太阳指代领袖叫做隐喻，用处所指代人叫做提喻。把对领袖的爱表达为对处所和太阳的爱，这种修辞格式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因而是源远流长的神话思维式的表达模式。

9岁那年将上小学三年级，被推荐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法语班，跟着瑞士籍女教师学了三年法语，还去过北京电影制片厂为影片《雷锋》做法语配音。当时班上的座位虽是男女生同桌，但彼此既不说话，更不会正眼相看。法语中的aimer(爱)这个词的真意当然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课堂的造句练习中，我们总是用雷锋叔叔式的表达来对应法语词aimer。面对“爱学习”、“爱劳动”、“热爱祖国”、“敬爱领袖”这样一些造句，瑞士教师略显无奈，好像她所执教的不

是世俗的外语班学生，而是修道院中的圣徒。正可谓“少年不识爱滋味，为赋新句强说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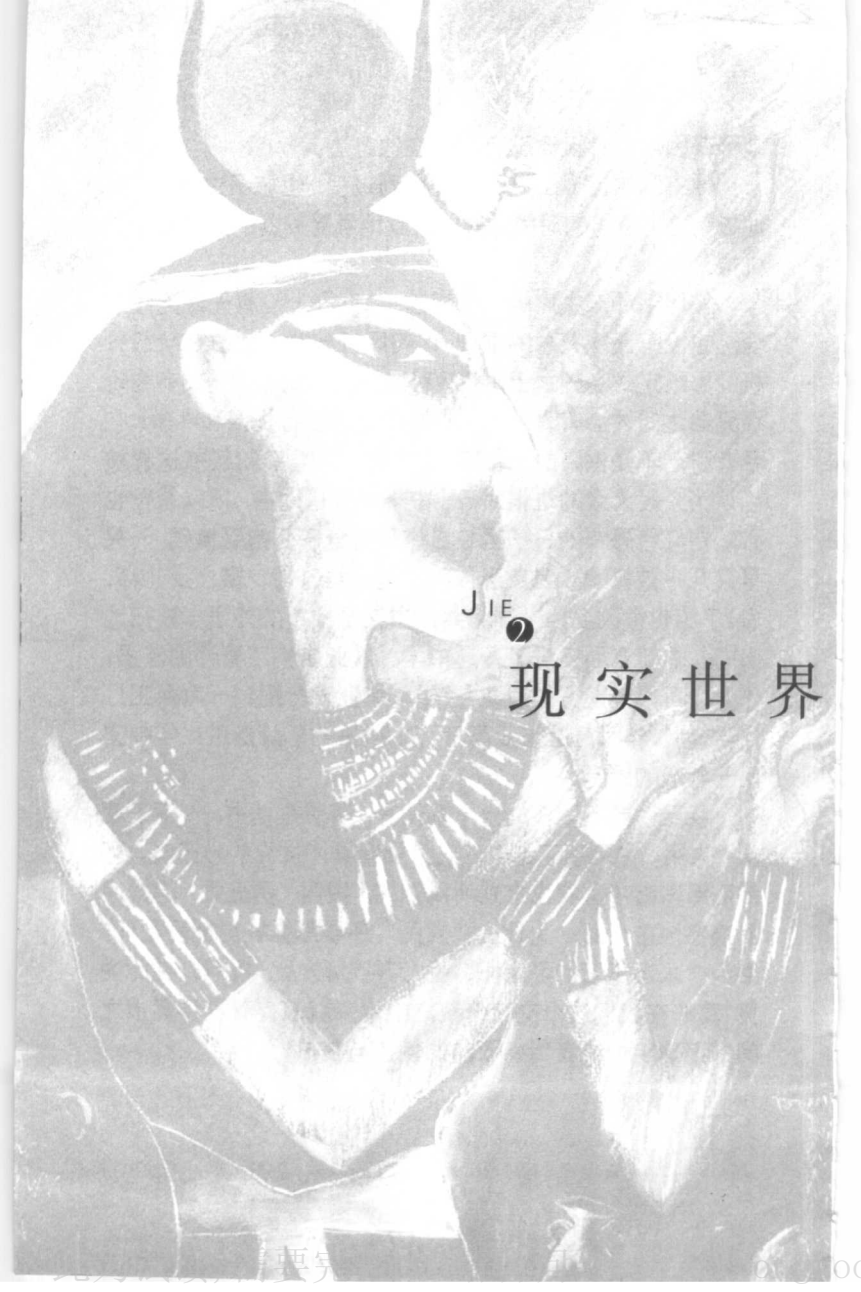
1965年国庆节，我们全班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盛大礼仪编队，手举花环向城楼上的敬爱领袖齐声呼喊，陶醉万分。也许是我儿时记忆中惟一的一次类似于“激情”的体验吧。当时父母和全家已被贬离京城，去了废都西安。我只因为学了法语不便转学，由爷爷一人照看留在北京。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实行住校制，只在每个周六下午我才跑回砖塔胡同的小屋同年近七旬的白胡子爷爷团聚一次。爷爷照例准备好我爱吃的海产品和水果。周日带我去商店购买下周带往学校的零食，如栗子羹、山楂卷等。20年后研读甲骨文中的“孝”字，古文字学家把那字形解释为一位长发老人弯腰状，手中搀扶着一个小孩子作为拐杖。我不知这究竟是暗示父子关系，还是爷孙关系。按照古人二十多岁结婚生子的推测，老者手中牵着的小子不是孙子就是重孙，似乎不可能是儿子。后来又读到一篇考证金文中“孝”字用法的论文，认为当时“孝”的观念不光指晚辈孝敬长辈，同时也指长辈对晚辈的亲情和义务。面对这个中国人伦道德第一规范的“孝”字，我下意识中的反应便是联想到儿时在北京相依为命的爷爷，以及慈祥老者对晚辈的那种细致入微的爱怜之情。可惜我并没有长大后对爷爷尽孝的机会，数千年传统遗留下来的人间亲情被随后而来的“斗争”和“专政”所无情地斩断：“文革”开始，爷爷被街道居民作为地主分子揪出来批斗游街，随即遣送回老家江苏省宿迁县叶圩村。本来身体硬朗的爷爷在孤苦无依的凄凉晚景中垮了下去，不久就死在乡间。为了不连累亲属，临终的爷爷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两个儿子和12

个孙辈因未通音讯竟没有一个在他身边。

他来到这世界上一定曾经得到过爱，也施予过爱，可是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只能默默地承受周围的敌意和阶级仇恨。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说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风行一时的话放在阶级分析的思维定式基础之上，必然引出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在阶级兄弟之间才会有爱，对立的阶级之间唯有仇恨和斗争。在私有财产不受保障的条件下，拥有财产的富有阶级就这样被确认为人民群众的仇恨对象。由于爷爷是地主，所以爸爸也必然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被当作敌对分子而饱受摧残，一只耳朵几乎被打聋。我自己作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也被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学校”的外语学校扫地出门。辗转到了西安进了普通中学，从此告别了奢侈的法语。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对象”，中学毕业时分配到一家兵工厂当学徒。7年后赶上恢复高考，以24岁的年龄走进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课堂。

我至今弄不明白的一个疑问是，爷爷是地主，一下子就从“人民”中剥离了出去，成为社会群体仇视的异己者。可是毛泽东出身富农也是众所周知的，按照“黑五类”的排序紧接在地主后面，为什么“人民”还要那样狂热地爱戴他，奉为“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呢？万能的阶级分析何以在此失灵？莫非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之中本来就潜藏着某种爱恨之间的不确定性或者情感取向的偏执与狂热？



JIE

2
现实世界